

愿你漂泊的灵魂，在这个宁静丰盈的世界里，安然栖息。

西北草木記

韓育生 著



Vitis vinifera L.



Lonicera japonica



Pharbitis nil (Linn.) Choisy



Silene conoidea L.



Helianthus annuus L.



sta.chys fimbriata (Turcz.) Berg.



Viola philippica



Iris lactea Pall. var. *chinensis* (Fisch.) Koidz.

凤凰

J26.1
2018/4/9

西北草木記

韓育生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草木记 / 韩育生著.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594-1051-1
I . ①西… II . ①韩… III .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7569号

书 名 西北草木记
作 者 韩育生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洽颖
选题策划 何崇吉
责任编辑 姚丽
特约编辑 王群超 孙明新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米屋工作室
插 画 张薇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24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051-1
定 价 5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父亲母亲

一种生物总有其在世上的妩媚。

目

录

Contents

自序·荣耀和心

萝卜歌

志不当远，无以成志——远志

蘑菇王的童话

胡杨的隐喻

苦苣的乡愁

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三色堇

「上通天，下通地」——柽柳

菩提圣女——皇后瓦松

石松小史

走出喇叭花迷宫

那一天，遇到透茎冷水花

法布尔的胡桃木小桌

葡萄之姿

097 089 083 075 069 061 053 043 037 031 023 015 008 001



倒悬的锋芒草

小仙女的舞蹈——麦瓶草

绿色火绒花——扫帚菜

洋槐花跑过四季

毒物和魅惑者——曼陀罗

金芦苇

鹅绒藤三则

细数杏花忆故人

敦煌河西菊

针尖上的舞者——昙花

是青冈木，更是铁

朴树之灵

一朵飞翔的纸鸢——紫玉兰

终南草木记

植物欢歌



273 259 253 249 245 242 235 231 223 217 211 205 202 199 192

院子里的忍冬

生如抱石莲

叶中世界

「长得太疯了！」——马莲

在舌尖上燃烧——七寸红

野地磷火笑——藜族

恶人之花——牛蒡

榕树美学

柳无言

飞燕地丁

循着翠云草的足迹

井栏边草

时间渡轮上的向日葵

李白——里白

漩涡里的洋柿子



自序：荣耀和心

写《诗经里的植物》和《楚辞里的植物》是在偶然情形下开始的，写《西北草木记》同样如此。

在乡下家中，一天早晨，陪父母到黄土高原连绵丘陵的小路上散步。说是散步，其实是母亲要为投¹浆水到山上挖一些苦苣，照例母亲会拉上父亲，越到老来，两个老人越来越像姐弟（母亲年长父亲三岁）。临出门时，母亲对我说：“育，你不是要照照片嘛，山上花花草草都开了。”

山路上，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和一个梦游般的儿子，这种情形在我心里投下阴影，

¹ 投，西北方言，用白菜、芹菜、野菜，焯过开水，倒入滚烫的面汤，搅拌后，封存在阴凉的瓷缸里发酵，制作成浆水。这种制作浆水的方法，叫作“投”。

从中我感觉到某种幸福和忧伤。在西北旷远寂寥的野地中间，父母儿子的身影被一片“春风吹又生”的草木世界牵引。亦步亦趋在田间地埂上，父母为满眼春草带来的蓬勃喜悦弯腰，蝴蝶一样漫布山野的细碎野花，一朵朵在眼前飞起。因为以写作为业并对草木世界生了迷恋的儿子，两个老人对一辈子相依而生、熟视无睹的草木也起了一点好奇心。我俯下身子，趴在枯枝嫩草的坡地上，镜头贴着一株土地里沉默不言的微小生命。在我身后铺满阳光的坡地上，父母困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这些花草进行着他们无法知晓的对话。

“父母感觉到而没有表达出来的，作为儿子的我，要把藏在他们心里的迷雾用文字画出一个轮廓来。”

那天回到家，用电脑整理在山野上拍摄的花花草草，看到父母站在铺满金黄油菜花的野地里望着镜头微笑，心里像是被一双无形的手牵引，让我敲出了《西北草木记》这样一个题目。父母，土地，院落，写作，宿命，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世界，顺着大自然季节的变迁，顺着花开花落，在我的文字里游弋起来。

毕业后一直在漫游，福建，深圳，北京，在不同城市里流浪。《西北草木记》就像饱满的种子，沿着我漫游的足迹撒落在路上。那些零散的篇章，就像一个没有终点的主题，我用感念的心捕获，用闲散的心态去写。不解乡愁，爱的根与芽，自然的分解与重组，这些命题渐渐朝我渗透，将我镂刻，变为了我的纹理与螺旋。

意外地离开南方，又意外地来到北方，这一切都是由写作决定的。因为读的是工科，从未想到自己会从事写作，因此对写作也就从未有过任何预期。当开始踏上写作之路，才发觉心中一直隐藏的一个期望，伴生着连绵的阅读与回想，我向往着能够在一个有浓郁文化特征的城市里安居，能够安安静静工作，平平淡淡生活，能够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地写出心中的世界。

北京给过我多少的压力，因这压力自己又能结出多少果实？时间会给我一切的证明，我只是尽可能去努力，努力顶开坚硬的地表，顶开压住自己的巨石。

努力的动力完全来自内在，这让努力本身变得愉悦，窘迫和退守并没有熄灭掉写作的宽度和厚度，也没有削弱心里潜藏的意志。相反，写作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时，越发觉得自己像个从不后顾的傻孩子。

生活的轨迹非常简单苍白，倒是写作的世界变得绚丽而繁重。因为这个缘故，除了季节的冷暖，除了钟情的花草的盛衰季，我几乎将日日身处的京城忘在了脑后。

承载着这样的压力，在梦中，因突然想到某段惊艳的文字，或者和某个虚构的人物突然相遇，这样甜美的梦里一定有过欣然，有过笑声，让我醒来时依然能够回味那种只剩轮廓的幻觉。在南方，过着没有目标、没有方向、备感压抑的生活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在梦中醒来想要笑一笑的记忆。

梦醒后，我呆坐在床上，回味刚刚如受枪击的诧异感，心里的满足感那么清晰，孤独感强烈地拥抱着我。

在北京，我开始了把国家图书馆当成自己书房的日子。这种选择如同一场踏入梦境的历险。差不多每一日都能与这个国家最富饶的书山书海相伴，灵魂在茂密的涅槃森林里激鸣，想象的翅膀一次次在山脊之上俯瞰，自己羽翼单薄的文字接受着那么多温蔼的老师们的呵护、鼓舞，接受着来自标准世界最严苛的锤炼。感到自己的无知愚拙，无力感一次次萦绕着身心。由有限时间铸成的我，好像自己手里握着无限时间的巨锤，而“我”由本体抽离，接受着被锤成碎片，又一次次聚合为命运的阴影。可以自由地尝试，向期望中不同的疆域拓展，一次次碰壁，翻身，反思。

那些看不见的压力，试图将我压碎。我拿什么来顶住这些压力，让自己安静地坐着，并在写作的重生里得到安慰？

也正是这个时候，《西北草木记》的主题如锥处囊中一般出现。我的心在压力的生成中强烈地要求刺穿包围我的坚硬和浑浊。

伴着月亮回家的夜路上，流连着凄清与冷寂。仰望头顶闪烁不定的星辰，或许是孤独中破茧出来的力量对世界发生了作用，感觉到工匠敲击的夜空向我倾斜过来，天如青玉，眨眼的微光透过宇宙的缝隙，萦绕住人的视野。

脚步走得富于弹性。

写作的过程，每一句，每一段，每一篇，如同一种呢喃，情难禁、意难绝的狂想又一次惊醒并推动了这种呢喃。再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容易让写作中的人忘掉这个喧哗的世界了。

忘记一个世界，进入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长久以来我梦想的世界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写作中，文字的草原上经历着季节的变换。在图书馆的书桌上孕育《西北草木记》，乡愁熔炼我心灵的原乡，我写着自己的愧疚和独往，那些试图呈现的世界，在文字里洞开，又闭合，闭合后，又洞开，水波一样，像个滴水神灵孕育出的娃娃。

生活总是忧伤的，对无限未知的探索总会驱散忧伤的迷雾。新的努力中的推波助澜又让生活变得幸福。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我挽住这个心结，仿佛要挽成一朵花。

写作的路一直在往前走，《西北草木记》是我的回望。时间在铺垫，胶着与渐变让人变得越发沉浸，汗水浇灌着脚下沉默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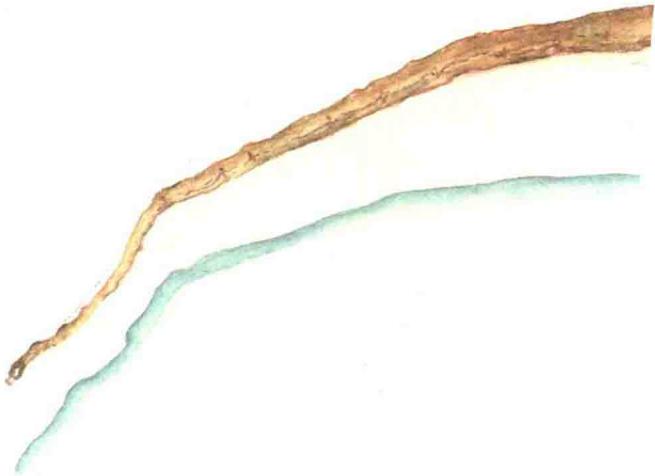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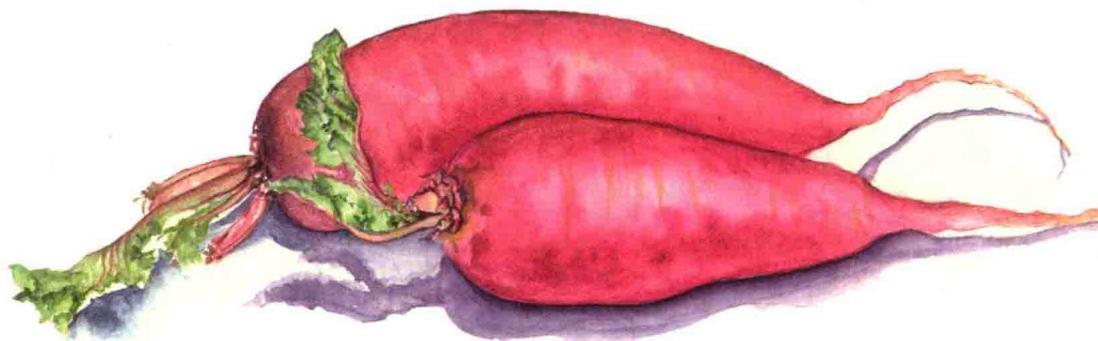
在西北天空的云层下面，苍灰褐绿掩映住一个院落，那个院落里生活着我的父亲母亲。当写到无力再写，因荒凉和骤冷的嘲讽紧紧缩进某个坚硬的螺壳，这个院落总会向我涌来一股股暖流，消融掉我的妥协和固化。

没有办法回报父母以荣耀，好像永远都是如此。我试图让自己跨过虚妄，这倒更让人变得虚妄了。父母兄长在我的身后，用他们的心理解并宽慰着我经历的荒芜。

激发我探查写作世界的纷争和灵魂的秘密的力量是什么呢？是爱的期盼？是爱的失望？还是一切终将得到抚慰呢？

特别要感谢为这本小书增添额外色彩的几个人，我的户外植物活动的老师和朋友们，他们是这本书的图片提供者——刘冰、彭博、马锴果、张薇、蒋老师和海豚。张薇还特别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让一本书的阅读世界变得更为自由自在。也感谢刘冰兄对植物资料的校对。衷心感谢每一位朋友无私热情毫无保留提供的帮助，是你们让这本书更贴近自然，更贴近读者。

感谢崇吉兄，在出版书籍之前，我们就相识于网络。《西北草木记》在写作过程中，他就提及过合作的建议，这次再版，算是再续前缘，也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将初版的文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和调整，让原本纷杂的书，变得更为简明纯粹。





孙逸凡 Sunshine
2017.2.28



萝卜歌

成年之后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捡拾我们童年遗失的东西。

——[俄罗斯] 普里什文，《大地的眼睛》

嗨哟嗨哟，拔萝卜，
嗨哟嗨哟，拔不动，
老太婆，快快来，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正唱着“萝卜歌”，然后，真的会出来一个老婆婆，不是来帮大家拔萝卜，而是要抓住偷萝卜的调皮孩子，给他一顿苦头吃。

拔萝卜的儿歌，它的发声部位在每个人的喉咙里，它的根扎在生活的土壤中，每听到这样的歌儿，它就会变成我记忆沟回里被时间的波浪冲刷的河滩。当静坐回想，歌儿的节奏在心里涌出，人生那么多值得雕刻的画面会在脑中重现。

萝卜的群落里有过我的生活，生我的土地上，各种萝卜任意地滋生。

西北早春的萝卜是水萝卜里的小红头，露出土地表面小半截的是玫瑰红，埋在土中的则呈翠玉白。玫瑰红由阳光染成，翠玉白则是冬天落向大地雪花的颜色。小红头鲜嫩多汁，甜脆中带着一点微辣，父亲喜欢拿小红头的切片做下饭的小菜，咀嚼萝卜片的声音，“喀噌，喀噌，喀噌”，这种令味蕾痴迷的节奏，能够把人的味觉一下子打开。父亲将近古稀，吃饭的时候依然离不开萝卜片，好像他的牙齿和胃口永远都那么有力。“拔根萝卜带出泥”，新拔的小红头让牙齿大半受损

